

离开肥泉村,已近早上八点。如果在发达地区,这该是上班、上学的时段,自行车、助动车塞道。这里却不同,除了田野里,山路上有出卯时工的老人,偶尔有电动三轮车驶过。也许少了喧嚣,空气显得特别清新。

霞光告诉我们,太阳就在山那边。秋分前夕,稻熟江南,丘陵地带似乎更早些。山坳里满是稻谷与山果的清香。龙章说,顺道去肥泉小学看看吧!在东乡的三四天,龙章带我们去他小时候玩的地方转,水库、古树下,砍柴的山岗。离开家乡三十年,虽时有回转,但他每次都要这样,好像小时候没玩够。更何况那是他读了四年书的小学呢。

小学就在山坡下,向阳。两层八个教室,一长溜辅助用房,宽敞的操场。大门敞着,山雀在草树间啾鸣。该上学的时候,可老师没说,也不见学生。龙章说,那年春节回老家,去学校,老师告诉他,教室里很冷。怎么会呢?现在的校舍,比他读书时不知好了多少。原来是木门窗都不“关”风了。山风尖利,想起小时候的自己。过了年,龙章将学校的所有门窗全换成铝合金的。

我们都不说话,跟着龙章一间间教室看过去。他在想些什么呢?是回忆当年读书的情景,还是在观察教室里该添置什么?操场的一角,两个女孩蹲在地上玩着。见我们靠近,都低下头,在地上胡乱画着。问她们读几年级,都腼腆不肯说。龙章用本地话问,一个小的说,自己读一年级,另一位读四年级。两人扎着马尾辫,穿戴也干净整齐,只是趿拉着拖鞋;山风、山水的



七夕会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当年的这首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使微山湖和铁道游击队名扬四方,也让我为之神往。微山湖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南部,微山岛坐落在微山湖中部,这里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是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革命武装成长的摇篮。一个秋阳轻抚的下午,我们从微山湖渡口坐船15分钟到了微山岛,径直去了心仪已久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纪念馆内松柏苍郁,鲜花艳丽,悠扬抒情,却又浪漫且豪迈的背景音乐萦绕耳际,让人感觉诗意袭人却又硝烟扑面。广场上一组群雕苍劲雄浑、气势磅礴:左侧为“铁道雄风”,展现了铁道游击队“爬上飞快的火车,骑上奔驰的骏马”,战斗在百里铁道上的传奇战绩;右侧为“微湖曙光”,展现出胜利归来的湖军民军和谐闲适的祥和气氛。我伫立群雕前,敬意油然而生。这里翔实地陈列了抗日战争

陶冶,她们面目清秀而健康。略显一丝寡欢。龙章说,他小时候,学校都是低矮的房子,冬天很冷,遇雪天,雪花从瓦楞间飘下来。可那时学生很多,学校尽管破败,可坐满了学生。一下课满场飞,像山雀,跑得头上热气腾腾。放学铃声一响,谁还关心读书的事?书包一扔,上山砍柴、割草,看牛、喂猪。山上的柴被砍光,山光秃秃的;田埂上,塘边间的草,也被割光。他们的童年时光,都挂在山梁上了;他们唱过的童谣,都随着山涧,流出大山了。

如今,当父母回忆说,那时真苦真累时,龙章却觉得,那时并不苦,因为有父母呵护着。小孩子其实很简单,只要吃饱穿暖,然后有玩伴就是幸福。如今,当父母回忆说,那时真苦真累时,龙章却觉得,那时并不苦,因为有父母呵护着。小孩子其实很简单,只要吃饱穿暖,然后有玩伴就是幸福。

如今的这个学校,总共有不同年龄的十几个学生,由三四个老师带着。由于人数少,就“复式”班上,教室里坐着不同年级的学生。这样,教育质量往往难以保证。我纳闷:这里的小孩去哪了?

龙章说,他们那里,基本上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娃。问题在于,这里没各种企业,年轻人为了挣钱都出去打工了。小孩也跟着去了外地读书,条件稍好点的去了县城。留在这种村校的,多半是特殊情况,譬如父母离异,或者带小孩打工不堪负担等。小孩虽衣食无忧,但这个年龄跟着爷爷奶奶,缺少了父爱母爱;而且没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很难融入快速发展的社会。只能附着在这片土地上,当传统农民以谋生。

这使我想起龙章曾跟我说的,他想结合家乡的实际与资源,搞一个企业,让外出打工的父母回来,使孩子有一个完整的童年;让这些孩子长大后,不要去外地,留下来建设家乡。谁对家乡没感情?故土难离呀!

那两个女孩还在远远

时期的抗日英雄照片、资料、文物、雕塑等;还有以现代数码、声光电造型艺术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当年铁道游击队出没于千顷芦苇荡里,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爬火车那个搞机枪,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薛全荣
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的场景。展馆的展板上还展示了当年游击队和群众护送一千余名党的干部往返延安,无一差错和失败的史实。延安发电令赞扬道:“你们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用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在星罗棋布的据点中,蹿出一条通往延安的坦途,保证了南北交通的畅通。”此时,我们“沉浸在微山湖中”,耳畔又响起了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悠扬抒情,诗意浪漫却又豪迈。微山湖上还有个被称为“中华荷都”的荷园。园内10余万亩荷田,铺天盖地,虽已过了荷花的盛花期,但荷叶如盖如伞,零星开着的荷花,有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依然艳丽。微微低垂的莲蓬,莲子毕剥欲

月饼之所以被称作“月饼”而区别于其他各种饼,第一,月饼最初是用来拜祭月神的供品,故要与“十五的月亮分外圆”粘连,外形必须圆;第二,要与中秋的意象——团圆契合,时间上得候分克数。

关于第二点,我再啰嗦几句。“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那时它仅是一种普通点心,且“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更夸张的是还呈菱花形。到了明代田汝成著《西湖游历志》,才给月饼放发了“第一代身份证”——“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意”,事实上定型了。

月饼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中秋节月满之际上市,正是遵循了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我记得,小时候月饼仅在中秋节前上市,平时则不见踪影。那时能够称之为“月饼”的饼,寥寥无几。

这是对的,不时不食嘛。中国糕点具有强烈的符号性,比如汤圆之于元宵,粽子之于端午、春卷之于新正……面条、蛋糕,为常饷,但只有长寿面、生日蛋糕才具

注视着。太阳已爬上山梁,照在校园洁白的墙上,照在她们的半个脸上。此刻,我在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会慢慢照遍她们全身。的一定!走出校门,听到嗡嗡的声响。一个青年农民正操控着无人机,给灌浆的稻穗喷洒农药。上车后,我们回望村校,那两个女孩还矗在那里,目送着我们离开。



出,清香氤氲。进入荷园,一位山东大娘主动与我们聊了起来。她告诉我们,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微山人,今年58岁,初中文化;家有70亩荷田,一条小木船,养了20只鱼鹰;荷田内还养了百余只麻鸭。她既满足又颇有乐趣地说:“我是妥妥地靠湖吃湖,荷叶莲蓬莲子可‘入茶入菜入药’,荷花盛开时,兼做导游,载着游客赏花观景泛舟湖上,20只鱼鹰最多时一天可捕鱼300多斤,鱼和麻鸭自食之余供应饭店。”末了,她还用浓厚的山东口音说:“俺日子过得敞亮舒坦得很!”一番交谈,我不禁感慨:当年先辈们的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后人的幸福美满吗?当晚,我们到微山县城区的“湖上人家”用餐。餐厅里,各色湖鲜应有尽有。“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驻店的非遗文化传承人,第六代土琵琶继承者、今年75岁的王广超,手持距今已有130多年历史的土琵琶为我们弹唱起了那首动人的歌谣。一时间,餐厅内又响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首动人的歌谣……”悠扬抒情,诗意浪漫却又豪迈。

象征性,能传达特定意思。月饼的情形与云腿月饼之相通——只有在中秋节上市,月饼的真实身份才能获得认证。

在几乎所有圆形的饼自认为与中秋都“有一腿”的今天,月饼也逐渐日常化、产业化、功利化、礼品化、金融化……后果是,从前,孩子们盼着中秋节早早到来以便早早吃到月饼的情结,变得支离破碎。而造成此种不堪回首现象的“罪魁祸首”,正是各种饼的泛月饼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月饼岂能例外?

云腿月饼是滇式月饼的代表。它在当地是否仅限于中秋节上市,我缺少了解。但老朋友每当临近中秋赐月饼云腿月饼,使我确信那是一款应景名点。

想搭月饼便车的饼,无不编排一出与“月”“中秋”相关的戏码。云腿月饼没有,它对于自己是否出身“月籍”并不十分介意。不过,当卖冰淇淋的店家在卖“冰淇淋月饼”时,云腿月饼没有理由把自己

上海人看到“穿弄堂”这个词,都会有被拨动一下心弦的感觉。小时候谁没穿过弄堂呢?弄堂四通八达,带我们走向新的路口,走进新的天地,那是真实的上海、有烟火气的上海。

弄堂大多是活的,死弄堂就没有味道。所谓活弄堂,就是这个弄堂不止一个弄堂口,这一穿,就省

去了许多脚步。既是抄近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又是寻寻觅觅,有了“曲径通幽”的乐趣。记得那年,在淮海路的单位,我和女朋友在深秋傍晚的阳光下一次次走进成都路那一片弄堂,那一排排整齐干净的石库门,显示出这个弄堂曾经的高贵和优雅。如今,这里是延安高架下的一片绿地,曾经的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还保留在这一片绿色葱葱中。这一片石库门弄堂,始终在我的记忆深处,“穿弄堂”承载了多少上海人对青春年华的回忆啊。

那天,父亲对我们说:“山上的毛栗熟了,你们明天跟我去打毛栗吧。”“打毛栗?!”我已多年没跟随父亲去山地种菜或采摘果实了。听说去打毛栗,我兴奋得一大早就起床了。秋日的清晨已有些许凉意,父亲建议我们换上雨鞋,穿上长袖衫,以免衣裤被稻水的露水沾湿。我们抱着享受野趣的心情,拿了铁钎、竹棒、竹篮走在弥漫雾气的乡间小道上。

儿时,常随父亲去菜地。那时,总见父亲挑着草灰或粪肥,我拎着小畚箕和小锄头跟在后面。菜地在山坳中,一到春天,火红的杜鹃花会漫山遍野地开起来。帮父亲播完菜籽,父亲就让我自个儿去玩了。没等他忙完农活,我已抱了满怀的杜鹃花跑下山了。初夏,我跟父亲去种番薯,父亲在地里打孔,我就将番薯苗放在孔边,放边放边哼校园歌曲。秋天,父亲去种萝卜,他在前面松土、挖孔、施肥,我跟他身后,将萝卜籽撒在泥孔里。有时一抬头,看见一只小巧玲珑的小松鼠,翘着长长的褐色尾巴,在松枝间灵活地跳跃,乌溜溜的小眼睛机灵又警惕地转动着。可父亲说这家伙老是偷吃花生。我却想,这么可爱的小精灵让它偷吃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年四季,我爱跟父亲去菜地,这丰沃的山地是我童年的乐园。

踏着轻快的步子,我又跟父亲去山地了。我们拿着竹棒东敲敲西点点。齐腰高的稻穗从腰间擦过,洒下点点露珠。晃悠悠地穿过几处蜿蜒泥泞的田埂路,来到一个小山坳。我急切地跑向栗子园。上课的铃声听不到了,我抛开平日里的严谨和庄重,放下矜持、礼节,丢开厚重的课本。此时的我只是个地道的农家女,戴着笠帽,鞋帮上沾满了泥巴,衣袖随意地卷着。

排除在月饼矩阵之外。可是,把云腿月饼当作“月饼大家族”中的一员,在我看来,仍然比较勉强,理由是:人们心目中的月饼,其“格式”是固定的,而云腿月饼的外形格外接近于包子,这就让人感到如果让它入列,队伍不好带了。外形如包子的云腿月饼,其实是有故事的:明末清初,避祸于昆明的南明永历皇帝,终日忧愁,不思茶饭。一个御厨心生智,把云南宣威火腿切成碎了,掺以蜂蜜、蜜糖,做成馅料,再裹以面皮,然后蒸制,称为“云腿包子”,贡献皇上。皇帝吃了,一味称赞,列为御膳。后来,“云腿包子”的做法传入民间,由蒸制改烘烤,最终定型为如今云腿月饼的模样。我不掌握云腿月饼官方发布声明撇清与“云腿包子”瓜葛的信息,大概可以坐实它的“成长路径”了。从饼皮上划分,最能看出月饼类型的差别,其中,广式以糖浆

云腿月饼

西坡

许个小酒瓶,去海伦路弄堂多年前,我从海伦路穿过福德里精武体育馆门前的那片干净高雅的石库门,到横浜桥,去虹口区第二工人俱乐部听讲座,去虹口区进修学院报名参加高考。

想起进小学那时候,没有家长接送,我们都是自己去上学。我记得要过三条马路,穿过瑞康里四通八达的弄堂,穿过麦加里或兰心里,到学校。那时不知道瑞康里住着谢稚柳、赵超构……每个夏天,赵超构都会穿着木拖鞋,套着白色的老头衫,拎着一

穿弄堂

部峰

相。上海既有大弄堂,也有许多小弄堂,弯弯绕绕,夹杂着石库门和自建民宅以及棚户弄堂。这是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毛细血管、上海的血脉,这里是上海的根,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更新城市,如何走向世界的。希望在今后的上海老城区更新中,能看到这些闪光年代的文化遗产,彰显历史,传承城市血脉。

打毛栗

孟红娟

此时,婉转的鸟鸣代替了录音机,清凉的山风代替了电风扇。我觉得光捡还不过瘾,于是拿起另一根竹棒,对准毛栗,啪啪就是两下,一家人在这噼啪声中欢笑着……

太阳出来了,霞光万道,透进山谷,雾气渐渐散了,我们打了满满一篮子毛栗。歇一会儿后,我开始细心“打量”眼前的小山坳。秋天的山谷虽没有春天的烂漫,却另有一番秋韵:山边、菜地里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有白的,一朵朵;黄的,一丛丛;紫的,一串串。一忽儿,蝴蝶飞来了;一忽儿,蜻蜓又来招摇了,停在芦苇叶上,我拿起笠帽,蹑手蹑脚地罩上去,这只小东西,竟展展薄翼,飞溜了。我顺口念起儿时捉蜻蜓时常唱的歌:“蜻蜓、蜻蜓,请你停停,外婆请你吃早点。”趁其不备,我快速向前一罩,噗嗤,一只红蜻蜓在我手中扑腾了,我捏着红蜻蜓的羽翅,它想飞却飞不起,费力而又无奈地挣扎着。

见小蜻蜓乱舞的细爪,不忍伤害,我将手一松,红蜻蜓仗义地飞走了。看着它悠然地穿飞在田野稻田间,我这颗成年人的心霎时也像这红蜻蜓一样飞了起来。

排除在月饼矩阵之外。可是,把云腿月饼当作“月饼大家族”中的一员,在我看来,仍然比较勉强,理由是:人们心目中的月饼,其“格式”是固定的,而云腿月饼的外形格外接近于包子,这就让人感到如果让它入列,队伍不好带了。外形如包子的云腿月饼,其实是有故事的:明末清初,避祸于昆明的南明永历皇帝,终日忧愁,不思茶饭。一个御厨心生智,把云南宣威火腿切成碎了,掺以蜂蜜、蜜糖,做成馅料,再裹以面皮,然后蒸制,称为“云腿包子”,贡献皇上。皇帝吃了,一味称赞,列为御膳。后来,“云腿包子”的做法传入民间,由蒸制改烘烤,最终定型为如今云腿月饼的模样。我不掌握云腿月饼官方发布声明撇清与“云腿包子”瓜葛的信息,大概可以坐实它的“成长路径”了。从饼皮上划分,最能看出月饼类型的差别,其中,广式以糖浆

许个小酒瓶,去海伦路弄堂多年前,我从海伦路穿过福德里精武体育馆门前的那片干净高雅的石库门,到横浜桥,去虹口区第二工人俱乐部听讲座,去虹口区进修学院报名参加高考。

想起进小学那时候,没有家长接送,我们都是自己去上学。我记得要过三条马路,穿过瑞康里四通八达的弄堂,穿过麦加里或兰心里,到学校。那时不知道瑞康里住着谢稚柳、赵超构……每个夏天,赵超构都会穿着木拖鞋,套着白色的老头衫,拎着一

相。上海既有大弄堂,也有许多小弄堂,弯弯绕绕,夹杂着石库门和自建民宅以及棚户弄堂。这是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毛细血管、上海的血脉,这里是上海的根,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更新城市,如何走向世界的。希望在今后的上海老城区更新中,能看到这些闪光年代的文化遗产,彰显历史,传承城市血脉。

打毛栗

孟红娟

此时,婉转的鸟鸣代替了录音机,清凉的山风代替了电风扇。我觉得光捡还不过瘾,于是拿起另一根竹棒,对准毛栗,啪啪就是两下,一家人在这噼啪声中欢笑着……

太阳出来了,霞光万道,透进山谷,雾气渐渐散了,我们打了满满一篮子毛栗。歇一会儿后,我开始细心“打量”眼前的小山坳。秋天的山谷虽没有春天的烂漫,却另有一番秋韵:山边、菜地里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有白的,一朵朵;黄的,一丛丛;紫的,一串串。一忽儿,蝴蝶飞来了;一忽儿,蜻蜓又来招摇了,停在芦苇叶上,我拿起笠帽,蹑手蹑脚地罩上去,这只小东西,竟展展薄翼,飞溜了。我顺口念起儿时捉蜻蜓时常唱的歌:“蜻蜓、蜻蜓,请你停停,外婆请你吃早点。”趁其不备,我快速向前一罩,噗嗤,一只红蜻蜓在我手中扑腾了,我捏着红蜻蜓的羽翅,它想飞却飞不起,费力而又无奈地挣扎着。

见小蜻蜓乱舞的细爪,不忍伤害,我将手一松,红蜻蜓仗义地飞走了。看着它悠然地穿飞在田野稻田间,我这颗成年人的心霎时也像这红蜻蜓一样飞了起来。

此时,婉转的鸟鸣代替了录音机,清凉的山风代替了电风扇。我觉得光捡还不过瘾,于是拿起另一根竹棒,对准毛栗,啪啪就是两下,一家人在这噼啪声中欢笑着……

太阳出来了,霞光万道,透进山谷,雾气渐渐散了,我们打了满满一篮子毛栗。歇一会儿后,我开始细心“打量”眼前的小山坳。秋天的山谷虽没有春天的烂漫,却另有一番秋韵:山边、菜地里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有白的,一朵朵;黄的,一丛丛;紫的,一串串。一忽儿,蝴蝶飞来了;一忽儿,蜻蜓又来招摇了,停在芦苇叶上,我拿起笠帽,蹑手蹑脚地罩上去,这只小东西,竟展展薄翼,飞溜了。我顺口念起儿时捉蜻蜓时常唱的歌:“蜻蜓、蜻蜓,请你停停,外婆请你吃早点。”趁其不备,我快速向前一罩,噗嗤,一只红蜻蜓在我手中扑腾了,我捏着红蜻蜓的羽翅,它想飞却飞不起,费力而又无奈地挣扎着。

见小蜻蜓乱舞的细爪,不忍伤害,我将手一松,红蜻蜓仗义地飞走了。看着它悠然地穿飞在田野稻田间,我这颗成年人的心霎时也像这红蜻蜓一样飞了起来。

排除在月饼矩阵之外。可是,把云腿月饼当作“月饼大家族”中的一员,在我看来,仍然比较勉强,理由是:人们心目中的月饼,其“格式”是固定的,而云腿月饼的外形格外接近于包子,这就让人感到如果让它入列,队伍不好带了。外形如包子的云腿月饼,其实是有故事的:明末清初,避祸于昆明的南明永历皇帝,终日忧愁,不思茶饭。一个御厨心生智,把云南宣威火腿切成碎了,掺以蜂蜜、蜜糖,做成馅料,再裹以面皮,然后蒸制,称为“云腿包子”,贡献皇上。皇帝吃了,一味称赞,列为御膳。后来,“云腿包子”的做法传入民间,由蒸制改烘烤,最终定型为如今云腿月饼的模样。我不掌握云腿月饼官方发布声明撇清与“云腿包子”瓜葛的信息,大概可以坐实它的“成长路径”了。从饼皮上划分,最能看出月饼类型的差别,其中,广式以糖浆

许个小酒瓶,去海伦路弄堂多年前,我从海伦路穿过福德里精武体育馆门前的那片干净高雅的石库门,到横浜桥,去虹口区第二工人俱乐部听讲座,去虹口区进修学院报名参加高考。

想起进小学那时候,没有家长接送,我们都是自己去上学。我记得要过三条马路,穿过瑞康里四通八达的弄堂,穿过麦加里或兰心里,到学校。那时不知道瑞康里住着谢稚柳、赵超构……每个夏天,赵超构都会穿着木拖鞋,套着白色的老头衫,拎着一

相。上海既有大弄堂,也有许多小弄堂,弯弯绕绕,夹杂着石库门和自建民宅以及棚户弄堂。这是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毛细血管、上海的血脉,这里是上海的根,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更新城市,如何走向世界的。希望在今后的上海老城区更新中,能看到这些闪光年代的文化遗产,彰显历史,传承城市血脉。

打毛栗

孟红娟

此时,婉转的鸟鸣代替了录音机,清凉的山风代替了电风扇。我觉得光捡还不过瘾,于是拿起另一根竹棒,对准毛栗,啪啪就是两下,一家人在这噼啪声中欢笑着……

太阳出来了,霞光万道,透进山谷,雾气渐渐散了,我们打了满满一篮子毛栗。歇一会儿后,我开始细心“打量”眼前的小山坳。秋天的山谷虽没有春天的烂漫,却另有一番秋韵:山边、菜地里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有白的,一朵朵;黄的,一丛丛;紫的,一串串。一忽儿,蝴蝶飞来了;一忽儿,蜻蜓又来招摇了,停在芦苇叶上,我拿起笠帽,蹑手蹑脚地罩上去,这只小东西,竟展展薄翼,飞溜了。我顺口念起儿时捉蜻蜓时常唱的歌:“蜻蜓、蜻蜓,请你停停,外婆请你吃早点。”趁其不备,我快速向前一罩,噗嗤,一只红蜻蜓在我手中扑腾了,我捏着红蜻蜓的羽翅,它想飞却飞不起,费力而又无奈地挣扎着。

见小蜻蜓乱舞的细爪,不忍伤害,我将手一松,红蜻蜓仗义地飞走了。看着它悠然地穿飞在田野稻田间,我这颗成年人的心霎时也像这红蜻蜓一样飞了起来。

此时,婉转的鸟鸣代替了录音机,清凉的山风代替了电风扇。我觉得光捡还不过瘾,于是拿起另一根竹棒,对准毛栗,啪啪就是两下,一家人在这噼啪声中欢笑着……

太阳出来了,霞光万道,透进山谷,雾气渐渐散了,我们打了满满一篮子毛栗。歇一会儿后,我开始细心“打量”眼前的小山坳。秋天的山谷虽没有春天的烂漫,却另有一番秋韵:山边、菜地里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有白的,一朵朵;黄的,一丛丛;紫的,一串串。一忽儿,蝴蝶飞来了;一忽儿,蜻蜓又来招摇了,停在芦苇叶上,我拿起笠帽,蹑手蹑脚地罩上去,这只小东西,竟展展薄翼,飞溜了。我顺口念起儿时捉蜻蜓时常唱的歌:“蜻蜓、蜻蜓,请你停停,外婆请你吃早点。”趁其不备,我快速向前一罩,噗嗤,一只红蜻蜓在我手中扑腾了,我捏着红蜻蜓的羽翅,它想飞却飞不起,费力而又无奈地挣扎着。

见小蜻蜓乱舞的细爪,不忍伤害,我将手一松,红蜻蜓仗义地飞走了。看着它悠然地穿飞在田野稻田间,我这颗成年人的心霎时也像这红蜻蜓一样飞了起来。

桥上(写生) 王文明

王文明

旅游